

宋元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橫渠學案表

張載

呂大忠

父迪
附焦寅

呂大鈞

高平門人

呂大臨

范育 並為呂范諸儒學案

又九人並見呂范諸儒學案

私晁說之 別為景迂學案

蔡發 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橫渠續傳

張戢

程顥

別為明道學案

程頤

別為伊川學案

呂希哲

別為榮陽學案

並橫渠學侶

呂大防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濤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

橫渠學案^上

祖望謹案橫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門戶雖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則一也其言天人之

故間有未當者黎洲稍疏證焉亦橫渠之忠臣哉述橫渠學案^{梓材案是卷慈谿鄭氏}

^{體例有未協}
^{處畧為校正}

高平門人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父迪附焦寅}

張載字子厚世居大梁父迪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官諸孤皆幼不克歸以僑寓為鳳翔郿縣橫渠鎮人先生少孤自立志氣不羣喜談兵因與邵人焦寅遊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北西之地土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手中庸一編授焉遂翻然志于道已求諸釋老乃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至京師見二程子二程子先生為外兄弟之子卑行也先生與語道學之要厭服之因渙然

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高如也當是時先生已擁臯比講易京邸聽從者甚眾先生謂之曰今見二程至深明易道吾不及也可往師之卽日輟講文潞公以使相判長安聘延先生于學宮命士子於式焉舉進士仕為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親與勸酬為禮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所苦每鄉長受事至輒諄諄與語令歸諭其里閭民因事至庭或行過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若曹某事若宣聞之乎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丕變熙寧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用中丞呂正獻公薦召對問治道對曰為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神宗方勵精于大有為悅之曰卿宜日與兩府議政朕且大用卿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後當有所獻替上然之除崇文院校書時王安石執政謂先生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告公與人為善孰敢不盡若教玉人琢玉則固有不能者矣安石不悅以按獄浙東出之程純公時官御史爭之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皋陶然且讞囚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御史戰爭新法為安石所怒遂託疾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冥心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曰吾學既得諸心乃修其辭命辭無失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蓋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告諸生以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

大蔽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的以禮為體以孔孟為極患近世喪祭無法期功以下
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襲用流俗于是一循古禮為倡教童子以灑埽應對女子未嫁者
使觀祭祀納酒漿以養遜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于是闡中風俗一變而
至于古熙寧九年呂汲公薦召同知太常禮院會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以善俗禮官
持不可先生力爭之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疏正之俱不能得復謁告歸中道疾作抵臨潼
沐浴更衣而寢旦視之逝矣時十年十二月也年五十八囊箚蕭然明日門人在長安者咸
奔哭致賻襚乃克斂詔賜館職賻奉喪還葬於涪州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
日親居恆以天下為念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貧者
輒麤糲與共慨然有志于三代之法以為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即貧富不均教養無
法誰欲言治牽掣而已與學者將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以推明先王之遺法未就而卒所著
曰東銘西銘正蒙雲濤崇謝山學案別記有云橫渠易說十卷嘉定中賜諡高祐初追封鄆伯從祀學宮太常初擬曰達
眾論未叶再擬曰誠又擬曰明俱未用最後定諡曰獻

百家謹案先生少喜談兵本跼地豪縱士也初文裁于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又
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繼切磋于二程子得歸吾道之正其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詣
為必可至三代之治為必可復嘗語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

世開太平自任之重如此始不輕與人言學大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則師資勢隔道幾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先生用其言所至搜訪人才惟恐失其成就故門中學者鬱興得與浴學爭光猗與盛哉但先生覃測陰陽造化其極深至精處固多先儒所未言而其憑心臆度處亦頗有後學所難安者至于好古之切謂周禮必可行於後世此女不能使人無疑夫周禮之的為偽書姑置無論聖人之治要不在制度之細竊恐周官雖善亦不過隨時立制豈有不度世變之推移可一一泥其成迹哉况乎周官之繁瑣黷擾異常先生法三代宜不在周禮是又不可不知也

西銘

百家謹案先生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不若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作于一時而西銘旨意更純粹廣大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朱子曰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

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統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唯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顧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張橫浦曰乾吾父坤吾母吾乃乾坤之子與人物渾然處於中間者也吾之體不止吾形骸塞天地間如人如物如山川如草木如禽獸昆蟲皆吾體也吾之性不止于視聽言貌凡天地之間若動作若流峙若生植飛翔潛泳必有造之者皆吾之性也既為天地生成則凡與我同生于天地者皆同胞也既同處于天地間則凡林林而生蠢蠢而植者皆吾黨與也吾為天地之子大君主天地之家事是吾父母宗子也大臣相天子以繼天地之業是宗子之家相也高年先我生於天地間有若吾兄吾能尊之是長天地之長也孤兒幼子後吾生于天地間有若吾弟吾能慈之是幼天地之幼也聖人合天地之德賢人特天地之秀也人之有疲癯殘疾惇獨鰥寡是乃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訴者也于時保恤之是子之能翼天以代養此窮民也吾能樂天地之命雖患難而不憂此天地純孝之子也

違天地之心是不愛其親者故謂之悖德害天地之仁是父母之賊也世濟其惡是天地不才之子踐履天地之形以貌言視聽思之形為恭從聰明睿之用是克肖天地之德也天地之事不過乎化天地之志不過乎神知化窮神則善述善繼天地之事志者也天地之心無幽明之間不愧屋漏之隱者乃無忝于天地心性即天地夙夜存心養性是夙夜匪解以事天地也崇伯之子禹也酒能亂德惡旨酒乃顧天地父母之養也潁谷封人請遺羹於母以起鄭莊公之孝今我育天地所生之英才則是以孝心與其類也舜夔夔齊慄不弛勞而致父母之悅豫吾能竭力為善以致天地之喜是舜之功也大舜逢父怒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申生不明乎道以死為恭成父之惡不可為訓橫渠之意以為遭遇讒邪此命也順受其死以恭順乎天地如申生之恭可也會子得正而斃吾能處其正順受而全歸於天地是有曾參之孝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吉甫惑于後妻虐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順父之令無怨尤于天地是乃若伯奇之孝也富貴福澤固天地之厚吾生貧賤憂戚亦天地之愛汝玉成于我也吾存則順事天地而不逆沒則安其心志而不亂是乃始終聽命于天地而為天地至孝之子焉

劉戡山曰訂頑云者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視人之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其病亦猶是則此篇乃求仁之學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真如一頭兩足合之而體然蓋原其

付畀之初吾體吾性即是天地吾原吾與本同父母而君相任家督之責聖賢表合德之選皆吾一體中人也然則當是時而苟有一夫不得其所其能自己於一體之痛乎於時仔之畏天以保國也樂且不憂樂天以保天下也反是而違天則自賊其仁甚焉濟惡亦天之戮民而已然則君子宜何如以求其所為一體之脈而通于民物乎必也反求諸身即天地之所以與我者一一而踐之踐之心即是窮神踐之事即是知化而工夫則在不愧屋漏始于是有存養之功焉繼之有省察之要焉進之有推己及人以及天下萬世者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如是而已矣庶幾以之稱天地之肖子不虛耳若夫所遇之窮通順逆君子有弗暇問者功足以格天地贊化育尚矣其或際之屯亦無所逃焉道足以守身而令終幸也其或瀕之辱亦惟所命焉凡以善承天心之仁愛而死生兩無所憾焉斯已矣此之謂立命之學至此而君子真能通天地萬物以為一體矣此求仁之極則也歷引崇伯子以下言之皆以孝子例仁人云

東銘

戲言出于思也戲動作于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于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于心者歸咎為己戲失于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

遂非不知孰甚焉

劉戡山曰此張子精言心學也戲言戲動人以為非心而不知其出于心思與謀心之本乎人者也過言過動人以為是心而不知其非心誠者心之本乎天者也心之本乎人者當如何以省察之而其不本乎天者當如何以克治之則學問之能事畢矣今也指其本乎心者曰吾戲耳而不知戒又指其不本乎心者曰是亦吾心也而不知咎則戲而不已必長其傲過而不已必遂其非適以自欺其本心之明不智孰甚焉夫學因明至誠而已矣然則西銘之道天道也東銘其盡人者與

正蒙

太和篇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高忠憲曰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張子本易以明器即是道故指太和以名道蓋理之與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無形而難窺氣有象而可見假有

象者而無形者可默識矣浮沈升降動靜者陰陽二氣自然相感之理是其體也絪縕交密之狀二氣摩盪勝負屈伸如日月寒暑之往來是其用也始猶資始之始變化皆從此始也幾微易簡謂此氣流行始則潛乎默運而已廣大堅固謂如亨利之時則富有日新雖金石無間也起猶始也知猶主也效猶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可見者此氣一鼓初無形迹而萬物化生不見其難者為乾之易及庶物靈生洪纖畢達有迹可見亦不覺其勞者為坤之簡乾以此始物坤以此成物明非有他也散殊可象有彷彿之謂清通不可象明其不可測之意明非有二也野馬出莊子喻氣之浮沈升降如野馬飛騰無所羈絡而往來不息言太和之盛大流行充塞無間也太和即陰陽也易即道也故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明非陰陽之外別有所謂道也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百家謹案此則最為諦當盡性者能一之合性與命體用一源不落有無之見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通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散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

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止者可與言性矣

百家謹案天地之間只一氣之循環而已著于物而有聚散而理無聚散性無聚散也順而不妄實理之自然也散入無形本非有減聚為有象本非有增故曰適得吾體不失吾常焉高忠憲公曰聖人原始反終知天壽不二故樂天安土存順沒寧所以為存神之而彼二氏之失道則均焉又曰性無生死也何日之有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于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于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惜者畧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周于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遠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于詖而陷于淫矣

百家謹案先生以虛能生氣有生于無為詖淫足見先生之學粹然可為吾道大中之

準蓋虛空即氣為物不二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有無自相隔礙凡夫理氣心性體用動靜無之非二矣此二氏以無為真常有為幻妄之根本也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迭運者氣也兩間無無氣之處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絪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百家謹案塊說文謂霧昧塵埃也狀氣絪縕盛大之象朱子曰塊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百家謹案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二語使人豁然

氣之聚散于太虛猶冰凝釋于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于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

程子曰一氣相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耳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這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雜卻氣化說雖雜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宏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宏人是性不知檢其心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天道不窮寒暑也取動不窮屈伸也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

而已

高忠憲曰本一氣而已而有消長故有陰陽有陰陽而後有虛實動靜聚散清濁之別也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覓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魄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于太虛而卒歸于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百家謹案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所謂魂次即神遇也蓋魄交魂而為寤魂交魄而為寐猶日出地而為晝日入地而為夜陽氣發生而為春夏陽氣收藏而為秋冬也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二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

其為感者網緼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人一萬物之妙者與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高忠憲曰天輕清故理氣屬之地重濁故形質屬之剛柔男女皆以兩而成形故地數兩者效其法而兩之太極兩儀本乎一而為二故天數三者象其性而三之男女兼人物言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

兩在故不測

兩故化

推行於一

此天之所以參也

高忠憲曰一物兩體即太極兩儀也太極理也而曰氣者氣以載理理不離氣也氣惟一物故無在無不在而神是兩者以一而神妙也氣惟兩體故一陰一陽而化是一者以兩而變化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

雲淥紫浮陽一詳純陽

運旋于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恆星不動純繫乎天與

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

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

其右行敗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恆星不動金水附日